



六号门

京 剧

陈嘉章 张文軒 李向軍改編

六 号 門

京 剧

陈嘉章 张文軒 李向軍改編

(根据六号門业余艺术团集体創作,
王血波、张学新执笔的同名話剧改編)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五 年 • 北 京

封面画：石丙春

六 号 門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853 字数42,000 印张3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插页3

1965年9月北京第1版

196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-13500册

定价(4) 0.36元

內 容 說 明

《六号門》是根据同名話剧改編的，曾参加一九六四年在北京举行的京剧現代戏观摩演出。这个戏以搬运工人胡二一家人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，揭露了封建把头、国民党反动派对劳动人民的殘酷压榨与迫害，并通过以胡二等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由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过程，生动地反映了解放前搬运工人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革命斗争。



第 六 場

中共地下黨員丁占元(右)在暫離六號門之前，向胡二(左)讲解东北快要全部解放，我大軍即将进关的大好形势。

天津市京剧团演出剧照



第五場

胡二(左二)、丁占元(左三)、李俊华(左一)等工人代表不顾馬金龙(右二)的威胁恐吓,坚定地提出不准开除工人、拖欠工錢等条件。



第八場

天津解放后,馬金龙父子还想坐地分錢,剝削工人,被胡二等搬运工人斗倒。

京剧现代戏剧本

- 紅 灯 記 (中国京剧院演出本)
翁偶虹 阿 甲改編
- 箭 杆 河 边 刘厚明原著 李岳南 张觉非改編
- 紅 嫂 山东省淄博市京剧团改編
- 洪 湖 赤 卫 队 (北京京剧二团演出本)
范鈞宏 袁韵宜改編
- 黛 諾 (云南京剧院演出本)
金素秋 魯 凝 吳 楓改編
- 节 振 国 (唐山市京剧团演出本)
唐山市京剧团編剧
- 革命自有后来人 (哈尔滨市京剧团演出本)
王洪熙 于紹田 史玉良改編
- 奇 襲 白 虎 团 (山东省京剧团演出本)
李师斌 李貴华 方荣翔 孙秋潮編剧
- 草 原 小 姊 妹 (內蒙古自治区艺术
剧院京剧团演出本) 赵紀鑫編剧
- 雪 岭 蒼 松 佳木斯市京剧团集体創作
- 苗 岭 风 雷 (貴州省貴阳市京剧团演出本)
貴阳市京剧团創作組編剧
- 好 媳 妇 蔣振亚編剧
- 紅 管 家 林曾信編剧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人 物

胡 父——天津东货场六号門搬运工人，六十二岁。

胡 大——搬运工人，三十岁。

胡 二——搬运工人，二十八岁。

胡 妻——胡二妻子，二十六岁。

丁占元——搬运工人，党的地下工作者，三十三岁。

李俊华——(小六)，搬运工人，二十四岁。

老 黑——搬运工人，四十二岁。

老 四——搬运工人，二十二岁。

孙有才——孙記飯鋪的掌柜，党的地下联络员，五十二岁。

搬运工人若干人。

妇女(工人家属)甲、乙。

糾察队员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馬八輩——封建脚行把头，七十岁左右。

馬 妻——馬八輩妻，五十多岁。

馬金龙——馬八輩之子，双义成脚行把头，三

十七岁。

凤霞——馬金龙妻，二十四岁。

宋錦华——国民党市党部委員、伪社会局秘书，四十五岁。

赵局长——伪警察局某分局的局长，四十六岁。

李五——双义成脚行小把头，馬金龙的亲信，四十二岁。

麻三——双义成脚行打手，馬金龙的亲信，三十八岁。

特务甲、乙、丙。

打手数人。

伪警官一人。

伪警察二人。

二使女。

仆人甲、乙、丙。

时 間

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春。

地 点

天津。

第 一 場

〔一九四八年一月。

〔天津六号門貨場內。

〔正面是貨場半殘的牆垣，中間有两个牆垛隔开的門洞。天空阴云密布，远处可看到些聳立着的樓房。

〔開幕曲停止。众工人內唱“号子”：

臘月寒風吹，
刺骨冷似錐，
窮人吃盡苦，
把頭肚腸肥。

〔幕啟：李俊華和老黑在裝車。胡大往車上扛貨，一陣頭暈目眩支持不住，胡父急上扶住。

胡 父 老大！（唱“西皮散板”）

寒風刺骨天氣冷，
貨重腹空怎能成，
吃口干糧再搬運……

胡 大 爹！我不餓呀！

李俊华 大哥！不吃东西怎么成？

胡 大 兄弟！脚行今天不定开錢不开錢，我要是都吃了，家里可怎么办哪？

李俊华 这年头真叫人喘不过气来，物价一天比一天上涨，脚行又不当天开錢，等咱們把錢拿下来，再想买什么也买不来啦！

老 黑 这是什么年头哇！

胡 父 （唱“西皮搖板”）

这年月吃亏的只有咱穷人！

老二他为一家疲于奔命；

你为家苦自己疾病纏身。

吃上頓无下頓怎能养病，

也是我命不好連累你們！

胡 大 （接唱）怨只怨我弟兄无有本領。

〔扫头，李五上。〕

李 五 （踢掉胡父手中干粮）吃你媽的蛋！

胡 父 （拾起干粮）五爷！您怎么能……

李 五 不干活，干什么哪？

李俊华 干什么哪？看吧，天都什么时候啦！大家伙从早晨干到現在，这么連軸轉，誰也受不了！

李 五 受不了？哼！（“数板”）

这貨全是軍用品，

美国人援助咱国軍，
火車等着往东北运，
上头紧催不准誤时辰！
你敢成心跟我泡，
警备司令部可开着門。

〔胡大、李俊华、老黑怒視李五。

胡 父 五爷！今儿个胡大有点不舒服，他实在拉不了啦，您叫他少拉一趟吧！

李 五 什么，少拉一趟？这是軍用物資，誤了車按軍法从事！

众 人 我們还没吃飯呢！

李 五 你們都不要脑袋啦？

众 人 他本来是不舒服嘛！

胡 大 （无可奈何地）爹，走！

〔胡大、胡父下。

李 五 你們还不干活去！

〔李俊华、老黑推車下。

李 五 （点上一支香烟）跟这帮穷小子就得动橫的！（向內看了看）你們磨蹭什么？快点拉！（边說边下。）

〔暗轉，換远景。

〔胡父拉小絆，胡大架轅，慢长錘上。

胡 父 （唱“西皮原板”）

拉起貨頂風行兩腿打顫，
父子們拚命干流盡血汗少吃無穿！
一路上汗淋漓滴滴點點，
點點滴滴流到哪年！

要上坡啦！

胡 大 （接唱）咬牙運起全身力！（拉車上坡）
爹，推！

〔拉車走半個圓場。〕

胡 父 老大，要下坡啦，你可坐住了腰啊！

胡 大 爹，您放心吧！（唱“西皮散板”）

精疲力盡汗流干，

吸冷風呼熱氣吁吁帶喘！（拉車下坡。）

胡 父 老大，留神，坐住了腰！

〔車順坡急速滑下，胡大被車軋死。〕

胡 父 老大！老大！（昏倒。）

〔工人、老四上，見狀大驚。〕

老 四 來人哪！來人哪！

〔李俊華、老黑急上。〕

李俊華 （唱“西皮散板”）

見胡大鮮血淋慘不忍觀。

老 黑 （接唱）你去找胡二哥我把大伯呼喚。

〔工人、老四下。〕

李俊華
老 黑 胡大伯，胡大伯！

胡 父 （苏醒，唱“西皮散板”）

好一似万把刀把我的心剜！

哭一声，胡大儿——

李俊华 （向内连连招手）二哥，二哥！

〔胡二上。

胡 二 （接唱“西皮散板”）

心慌意乱。（众工人随上）

大哥，（接唱）

见大哥车下死倒卧街前，

适才间在一处同把活干，

谁想你遭横祸死的可怜！

大哥呀！

〔李五暗上。

李 五 又干什么哪？

李俊华 又干什么哪！瞧吧，胡大让车轧死啦，这儿出了人命啦！

李 五 出了人命啦？我的车哪？（看车）还好，车没坏！老黑，找人……

胡 二 五爷，咱们都是老东老伙的啦，您看我哥哥叫车给轧死啦。五爷您……瞧怎么办吧！

李 五 这还不好办，死了抬，抬了埋，大伙伸把手儿，把他埋了不就完了么？

胡 二 五爷，话可不能这么說呀！我们穷哥儿们从早

晨干到晚上，就这么連軸轉，我哥哥帶着病您還逼着他干，如今讓車軋死啦，您这么一推六二五的，可說不下去呀！

李 五 嗨，照你这么說，你還要訛我是怎么着！

胡 二 五爺，你这是怎么說！（湊近李五。）

李 五 （湊近胡二）什么怎么說！

胡 父 老二，不許說！（站在二人中間）五爺，您瞧，這讓我怎么办哪？

老 黑 李五爺，哪儿不是行好啊，胡大是脚行的老伙友啦，您求求馬大爺給胡大湊口棺材吧！

李 五 （一直在想什么，忽然眼睛一轉計上心來）好，行，行，既然大伙都这么义气，人心都是肉长的嘛！老胡，你跟我到各家去走一趟，求俩錢，差不多差少再去找找馬大爺，管保你过得去。走，跟我走，老黑……

胡 二 爹，咱們人窮志不窮，人就这么白死了嗎？

众 人 是呀，人就白死了嗎？

胡 父 （怕事地）老二呀！

李 五 老胡，今几个这碼事我可是冲着你，換一个人我还真不管。老黑，找人把这車貨給人家送去。（对胡父）走吧，磨蹭什么！

〔李五、胡父下。〕

李俊华 那些脚行头子无恶不作，他們活的倒挺长远！

胡大这么个老好人，說完就完了！

胡 二 大哥，你，你，你就这么死了嗎？……

李俊华 二哥，別着急，先給大哥料理后事，有什么話等丁大哥回来再說。

〔二幕閉。李五、胡父上。〕

李 五 老胡啊，別难过啦，人已經埋了，入土为安啊。

胡 父 李五爷的好心，我是永远也不会忘的！

李 五 那倒没什么，拿着这个。（递折子）来，在这上边捺个手印！

胡 父 还捺什么手印呀？

李 五 不是呀，各家的錢都是我給斂的，馬大爷那儿的錢也經我的手，你捺个手印，我回去也好有个交代，不是嗎？

胡 父 ……

李 五 （强拉胡父捺上手印）得，老胡，我念給你听听。
（念）

为把胡大埋殮，
咱到各家求錢，
共湊一百零五万。
是你亲眼得見。

胡 父 是，是。

李 五 （接念）

要买匣子一口，
錢还差的很远；
大爷答应給垫办，
借你九十八万！

胡 父 啊？借給我的？五爷，馬大爷說是舍給胡大买棺材的呀！

李 五 老梆子，別做梦啦！（推胡父）这是你的借字儿，上头有你的手印，共欠馬大爷九十八万，月息三分，每天由工錢里扣，回去告訴你儿子，叫他多干活快还賬。要是还不上的話，这利打利，利滚利，吃不了叫你兜着走！

胡 父 五爷，那可不行啊，五爷！

李 五 去你媽的！（推倒胡父，下。）

胡 父 （站起来追了几步，又看到手里拿的折子，悔恨交集，吐血。唱“西皮散板”）

一禍未息又一禍，
滿腹冤屈話难說，
拚死命尚挨餓，
欠下重債更难活，
利打利利滚利这日子怎么过！（吐血）
閻王債終身难逃脫。

——幕 閉